

程毅中文存

续编

程毅中文存

续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毅中文存续编/程毅中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3

ISBN 978 - 7 - 101 - 07253 - 2

I. 程… II. 程… III. ①程毅中 - 文集②古籍整理 - 中国 - 文集 IV. G25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0630 号

书 名 程毅中文存续编

著 者 程毅中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4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253 - 2

定 价 28.00 元



程毅中先生

(张建设摄)

目 录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题记	1
试述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学术思想	10
少年精神与童心	23
小说学	28
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	68
先秦两汉的杂赋与小说《宋玉子》	81
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	93
敦煌俗文学与古代小说	106
试探《隋唐两朝志传》的渊源	121
《聊斋志异》对前代小说的借鉴和创新	141
漫谈《再生缘》	
——兼谈江浙弹词的艺术特色	198
从《三侠五义》、《小五义》看清代的话本小说	216
《宋史·艺文志》小说书目考辨	227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拾遗	260
《宋代传奇集》序	269
《俗赋研究》序	271

《太平广记会校》序	274
《续修莫釐王氏家谱》序	277
诗情画意谈花月	279
《送春诗》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证	283
九仙媛考	287
月无忘斋笔记	290
“王七三”是不是人名?	290
张楚金的疑案	291
“五男二女”与古人的计划生育	293
桃源居士与唐人小说	294
《当垆记》的作者	295
月无忘斋诗存	297
 后记	 337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题记

宋元部分

先师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讲义,已由汉明师妹和她夫婿彭书麟先生整理定稿。我读到之后,非常高兴,多年的期望终于实现了。通读这本讲义,浦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课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而先生辞世已经将近五十年了,又不禁感慨万分。

1954年的秋季,浦先生给我们讲宋元文学史,这是院系调整之后按照新的教学大纲,把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的课程。第一段是先秦两汉,第二段是魏晋到唐五代,第三段是宋元明清,第四段是现代。浦先生担任第三段文学史,也是他第一次开这门课,比以往的中国文学通史讲得细多了。当时他不到五十岁,正是学术成就丰硕、教学经验成熟的时期,可是他备课十分认真。从现存的几份讲稿,就可以看到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我作为班上的课代表,经常上他家去汇报同学们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总能看到他案头堆满着图书资料,为我们准备教材。先生体弱多病,有时抱病坚持上课,一边按着腹部,一边讲课,后来我

们才知道他的胃病又犯了。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发病,我们几个同学扶着他上了自行车,前推后拥把他送回家。先生家住燕东园,离校园相当远,平时总是骑自行车来校内上课。那时三轮车也难找,更不用说汽车了。有时因病缺了课,稍微好转后,先生又要来给我们补课。我们当然感激和高兴,谁会想到先生因此积劳积弱,终于久病难治,我再回学校时竟听不到先生的讲课了。

先生讲课感情非常投入,讲到好作品时反复吟诵而后讲解。记得讲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时,对她在靖康之乱中所受的苦难讲得声情俱备,令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只有表达了真情实感的文章才会是“文情并茂之佳作”,正如先生所讲的“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97页)。后来我读到了先生的《西行日记》,知道先生在抗战时期也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觉得他对《金石录后序》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因此讲得如此生动痛切。

那时文学史和作品选读合成一门课,都由一位教师承担。先生一星期上五节课,非常辛苦。其优越性是文艺欣赏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先生在讲解作品时还长吟朗诵,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感性的领悟和艺术的享受。先生对戏曲有深入的研究和特别的爱好,自己又擅唱昆曲。在课堂上讲到戏曲名篇时,就会为我们唱一段作为直观教学。先生对戏曲的研究是全面的、立体的,从音乐歌唱、舞台演出、剧本文艺到历史文献,无不深究精通,有独到的造诣。他早有计划写一部对戏曲音乐和文学综合研究的中国戏曲史,可惜未能实现。这从讲义里戏曲部分的比重(约占十分之四),也可以看出一点迹象。先生精通西洋文学,在清华研究院作陈寅恪先生助手后又潜心研究东方学,因此他在讲戏剧的起源和发展时是把中国戏曲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的。先生在

扼要介绍了希腊戏剧和印度戏剧的历史之后,明确指出了“中国戏曲的特点”。他说:“中国戏曲文学,虽然产生得晚,但是中国人民自己所创造的,丝毫没有受希腊影响,也不是从印度搬来的。”(196页)讲义“只以剧本的文辞作为文艺作品来欣赏,只以剧本的思想内容作为文艺作品来批评”,也只能讲一些重点作家作品,但先生还是随时随地注意于戏曲史的传承。例如讲《窦娥冤》时一直联系到程艳秋排演的京剧《六月雪》。既说明了“《窦娥冤》有不朽的生命,一直活到今天的剧坛”;又指出“悲剧气氛冲淡了,不如原作之佳”(237页)。又如讲《赵氏孤儿》时分三方面说明了它在戏剧史上的传播,还指出它在国外的影响。再如讲元杂剧时,提到《牡丹亭》中《硬拷》一出的情节来自《金钱记》(284页),《写真》一出的构思出自《两世姻缘》(285页),《长生殿》里《弹词》一出模仿了《货郎旦》(293页),都是贯通前后的考述。如果不是对整个戏剧史有全盘的考察,就做不出这样的论断。先生评论古代文学,很注意古为今用的问题,他说:“对于戏改、戏编工作,我们读古典文学的都有责任。”(289页)这也是对我们深切的教诲和期望。

我特别感谢汉明把先生以前讲“中国小说史”的讲稿补充收入了文学史讲义。在《宋元话本》一章里,加入了“小说的起源与发展”一节,就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先生对宋元话本作过仔细的研究,也有很高的评价。讲到宋元话本的成就时,他说:“没有宋元话本就没有后来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长篇的章回小说;没有这些无名氏文人,就不可能产生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宋元话本的重要地位即在于此。”(192—193页)他的教诲给了我深刻的印象。1956年,我在先生的竭力扶植下回到北京大学读副博士研究生,从此决定了我一生学习和生活的道路。1957年初我报到后,先生给我制定了第一年的学习

计划,指定我写一篇宋元话本的学年论文。不幸的是我还没有动笔,先生就猝病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失去了先生的指导,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小说史的讲稿,只能自己在暗中摸索,过了多年才写出了初稿。现在读了经过整理、补充的讲义,又得到了温故知新的收获,更感到先生的英年早逝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我莫大的不幸。

宋元文学史的课程着重讲了小说、戏曲,强调了宋元时期俗文学的兴起,但先生对诗词散文也有许多精彩深刻的论述。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的评论,都有独到的见解,极富新意。例如讲到苏轼与欧阳修的异同时,说:“欧阳修是深受儒家哲学影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苏轼不同,他把文学和道统分开,而与艺术结合,他抱有爱好艺术享受以解脱政治苦闷的态度,不宣扬王化,并不处处表现他的士大夫的身份,接近于一般人民的思想。”先生对宋词的研究也兼论其与音乐的关系,有许多独到的见地。特别是从诗歌文体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词的历史地位,指出:“长短句是五七言的解放,同时词有格律,不但句法一定,平仄也讲究,又是一种束缚,在解放与规律中成为一个诗歌艺术的类型。”就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对诗歌的创作也有指导意义。文学史讲义的观点、论点有许多特色,汉明师妹在后记里已经作了不少精当的阐明,无需赘述。

汉明师妹要我为讲义写一篇序言,作为学生,怎能为老师授业的遗教妄赞一辞。夫子之墙数仞,在墙外者无以窥见宗庙之美,我虽曾有幸入门,深恨未能入室,只能回忆当年听课的一些见闻和感受,表达对先师的怀念和感激。对于这一门课,我还要学而时习之,求得温故而知新的快乐。

2006年12月18日门人程毅中谨记

明清部分

先师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明清部分,继宋元部分之后,也由汉明师妹和书麟先生精心整理完稿而即将付印了。我有幸预先读到了清样,不仅重温了浦先生当年所讲的课程,而且还补上了好多没听过的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国文学史的课,改为四段(第四段是现代文学史),浦先生从1954年开始讲第三段的宋元明清文学史,把作品选读和文学史合为一门课,分量很重。浦先生开这门新课,备课非常辛苦。我们听的是第一遍,第二年又讲了一遍,讲义有所增订,第三年教育部发布了新拟订的教学大纲,讲义自然又有修改。可是1957年春季应该开讲明清文学部分时,浦先生却病情日重,不得不到北戴河去休假疗养,谁知竟一去不返了。所以这第三次编订的明清文学史讲义,并没有人听讲过。我们1955年春季听讲明清文学部分时,因为内容太丰富,进度一再延迟,讲到清代中期,已经快放暑假了,最后赶进度,不得不草草收场。这是当时学习前苏联一条龙式的文学史教学大纲所决定的。据我所知,中国文学史的讲稿,往往都是讲不完的。后来接着浦先生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的吴组缃师,就在《宋元文学史稿》的前言里说明了这种困境,不妨引以参证:“当时,宋代至清代的文学,每周三次课,一年必须讲完,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所以计划虽然庞大,讲稿虽然详细,课堂上却无法兑现,只能挑一点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明清文学的重点是戏曲小说,有许多长篇巨著。那时我们同学多半未曾读过,作品选读只能挑一点讲,课外阅读怎么也赶不上教学的进度。我作为班上的课代表,经常向先生汇报这种情况。浦先生了解到学生的要求,讲课时总要复述一下作品的故事内容,

提示情节要点,然后分析人物形象,归纳主题思想,把文学史和文学赏析融为一体了。当时的学习方法确有偏重文艺批评的风气,因此浦先生早在1952年准备讲小说戏曲选时曾向胡士莹先生诉说:“弟对于‘戏曲选’较有把握,而‘小说选’一无经验(不是小说史,也不重考据,重在思想批判、人物分析等),不知《水浒》、《红楼梦》搬上讲台如何讲也。”浦先生编写讲稿时十分认真,努力加强了“思想批判、人物分析”的内容,同时也不忽视文学史源流变迁的概述,这在讲稿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材料太多,课堂上讲不完,学生自习跟不上,有些内容就只能省略了。现在读到先生多年积累的讲稿,才知道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听到过。尤其是讲《红楼梦》那部分,讲稿里写了三十多页,既有关于作者生平家世的考证,也有书名版本的介绍,又有人物分析和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的评论,大多是我没有听到的。我特别赞赏汉明师妹能把先生早年所写的《读红札记》找出来附录于后,使我们知道先生几十年来对《红楼梦》至少精读了四遍,反复地深入钻研,有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对我来说还是耳目一新的。课堂上厚积薄发,只能讲一部分,而限于进度,又不得不舍弃了一部分,后来还由于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红楼梦》考证的影响,把一些文献考核的知识也避而不谈了。今天读了讲稿,才知道当年课堂上所听的课,只是先生备课讲稿的大河一瓢,更觉得这份讲义确有整理出版的价值了。我读后深受教益,好像又上了一门选修的专题课。

附录之一的《北大中文系邀请校内外专家讨论〈红楼梦〉的座谈记录》,也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座谈会大概开于1953(或1952)年浦先生讲“元明清戏曲小说选”的课程时,出席的除了系内的杨晦、吴组缃、林庚、季镇淮先生,还有校外的冯至、何其芳、徐士年先生。这是在批判俞平伯红学之前的一次红学讨论会,学

术空气较为宽松,大家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有不少好的见解,也有一些争鸣,基本上还是学术性的讨论。现在看来是解放后《红楼梦》研究的一次新探索,很有历史意义。拿来和吴组缃、何其芳两位先生后来的《红楼梦》专论相比较,可见其学术思想的轨迹。

明清文学史以小说戏曲为重点,正是浦师的特长。他讲戏曲文学时总是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来讲,把它和音乐、舞台表演结合起来讲中国戏剧的特点。因此对李渔的戏剧理论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长生殿》时在堂上清唱了一段《小宴惊变》,“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飞雁。”至今还是余音缭绕,在我耳边,也是我仅记得的唯一一句《长生殿》曲词。明清文学史上讲小说的课时最多,除了《三国演义》等五大名著,也着重讲了《金瓶梅》,这在当时还是有点风险的。我们只要看一下在《红楼梦》座谈会上系主任杨晦先生说的:“一般青年人读《红楼梦》,易受不好的影响。……由于作者写得好,艺术性高,因此许多腐烂的生活也被写得有诱惑性了,这一点必须明确认识。”(285页)就知道《红楼梦》尚且如此可怕,《金瓶梅》又怎么讲呢?但浦先生大胆地讲了《金瓶梅》的许多优点及其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也必须明确指出它的缺点。当然,今天看来自然是不足为奇了。讲义里还重点讲了《聊斋志异》。浦先生对它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在相对不重视文言小说的时代,用了很多篇幅来讲《聊斋志异》,先明确指出在清代“文言笔记小说,并未没落”,继而论述:“中国以文言写故事有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传统,《左传》——《史记》——唐人传奇。”他把唐人传奇和《左传》、《史记》联系起来,看作一个历史传统,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又说:“蒲松龄继承了这方面的传统,他以高度的文艺创作才能总结了志怪小说的成就,在唐人传奇外别树一帜,《聊斋志异》可谓集笔记小说之大成。”“《聊斋志异》总结文言小说

的优点,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正如杜甫于诗。”(219页)这是多么高的评价!至今还对我指出了新的门径。浦先生从蒲松龄《与诸弟侄》书论作文的方法,发现他以避实击虚为法:“盖意乘间则巧,笔翻空则奇,局逆振则险,词旁搜曲引则畅。”“避实击虚”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法则,浦先生不仅用来分析《聊斋志异》的笔法,而且也用以分析其他小说的艺术特色,提出了许多独创的观点。这又给予我更多的启发。

戏曲小说是明清文学的重点,讲义中关于诗词散文的讲述也富有特色,时见新义。第二章《拟古运动及其反响》和第五章《正统文学的馀响》,讲得很精练,又非常精辟。作为文学史,这两章倒是集中讲了史的源流演变,作出了点面结合、史论兼备的概括。如第二章里对公安派和晚明文风的论述,就有非常新颖全面的观点,把张岱称为“兼公安、竟陵两派之长”的晚明代表作家,评价相当高。记得当时选读作品中就有《陶庵梦忆序》等,先生也作了详细的讲述,可惜在讲义里还没有写出。第五章里给纳兰性德以较多的篇幅,主要是从他的艺术成就着眼的,最后说:“可以肯定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比之王士禛、沈德潜等毫无现实感的作品要高。”这也是独具慧眼的论断。明清文学偏重于小说戏曲,而诗词散文只能简单扼要地介绍一些概况,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五四”以来文学史研究的新潮。而在当时,更有一种倾向性的理论导向,似乎小说戏曲接近民间文学,“人民性”就强一些,相当于人民的文学了。这当然是误解。浦先生虽然按照规定的教学大纲和学生的迫切要求,对小说戏曲讲得多些,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两点论,对作家作品作了全面的分析,没有绝对化、片面化的评价。例如对李渔的戏曲理论作了详细的评介,充分肯定他注重技巧,在戏剧艺术上有所创新,同时又批判了他“太落轻薄,且涉猥褻”的缺点。

这部讲义是浦先生不断修订的讲稿,只有部分内容印发过讲义,因此我们读了更觉得可贵。稿中有些论述或详或略,评论或多或少,都有他的用意和见解在内,值得我们仔细探索和体会。我觉得,正因为他按当时教育部定的教学大纲正在进行修改,尚未完全定稿,最后一稿还没有来得及上堂讲授,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浦先生的某些独到的见地和个性化的论点,使我重温这一段文学史时有不少新的收获。

浦先生在不断修订讲稿的时候,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文艺理论,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我们在讲义里可以看到这种努力。不过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的。这部讲义是五十多年前的遗稿,必然会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而且讲稿并未完全写成。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有某些不满足的感觉。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版,220页)浦先生曾得亲炙于王国维先生,或多或少受到过王国维学术思想的影响,如陈寅恪先生所揭示的治学方法之一:“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我们读他的遗书,多少也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我重温了这一段中国文学史,也重温了这一段知识分子学术思想改造的历史,这也是我读浦师遗稿的一点感想。相信今天还是会有不少能读先生遗书的读者的。

2008年8月门人程毅中谨记

试述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小说史 学术思想

我的老师吴组缃先生生前曾有写一本《中国小说史论要》的计划,由于他晚年衰弱多病,未能实现。这是很大的遗憾。我多次听他谈起这一设想,非常高兴,竭力鼓动他动笔,还想帮他做点事,但是当时我还在职,没有条件做。他在八十年代,曾开过《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的专题课,我也没有机会听到。只有一次有人给吴先生录制音像资料,我和沈天佑先生叨陪末座,又听了一次课。这份录音带我留了一个复制本,成为我珍藏的文献资料。《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也不知有没有留下讲义。

吴师在绝笔之前不久,曾写过一篇《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中国小说研究论集》95—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1版。以下引文除注明出处的,引此书只注页数),对中国小说史作了一个极简明扼要的概述。这可以说是论要之要。可惜他不久就与世长辞了,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阐述。我们参照他的其他几篇论文,探讨一下他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学术思想,也许可以大致看出吴先生对中国小说史论要的基本思路。

他在简述了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及特点之后,说:在这里还可

以发现我国小说发展的几条规律。

其一是: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予、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96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很多人讨论过。最早的理论资源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而班固又沿袭了刘歆的《七略》。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关于稗官的身份,前人和时贤已经作过许多考证,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我也曾作过一点探索,初步认为稗官可能就是对瞽、史、瞍、矇等人的通称(参看拙作《试论古代小说与当代国学》)。^①

至于他们的职责,就是把街谈巷语里传说的故事说唱给天子或国王听。按《国语·周语》说: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类小序据之对《汉书·艺文志》作补充说:

小说者,街说(《四库全书》本作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豢。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

^① 《北京大学学报》第45卷1期,2008年1月。